

《告密者》 寂然

他們帶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房室，各人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喘氣。在操場某角落，校工與老師慌忙跑出來察看阿肥的傷勢，大家都知道，這一次，事情不可以再不了了之。

阿肥是插班生，他的體型超龐大，性格卻很懦弱，即使被同學圍毆，他也會若無其事，有時甚至會傻笑。

我們班上的男生，都喜歡欺負他，他的書簿都被我們撕爛了，他的文具總會不翼而飛，他的校服經常會被天降墨汁襲擊，但他從不反抗，也沒有向家長和老師投訴，我們漸漸覺得，阿肥是上天賜給我們欺負的「禮物」。

剛才在操場上，我們一大班男生，一如往常，圍著阿肥向他推推撞撞。這時候，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：「抱起他，拋進垃圾桶。」於是十幾個人鬧哄哄的把阿肥拋進一個大型垃圾桶中，然後，上課鐘聲響起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阿肥被困垃圾桶，校工幾經辛苦才把他救出來。發生如此嚴重的事故，本來要來上課的班主任馬上趕到操場照顧阿肥，我們的這一堂暫時改為自修課，由其他老師來看管。

剛才在操場動過手的同學，此刻都心情複雜，大家都知道今次闖了禍，卻不知班主任會如何處理。

大約二十分鐘之後，班主任來到課室，她問大家：「有沒有人知道剛才在操場上發生甚麼事？」

沒有人回應。

於是她再問：「張 XX(也就是阿肥)現在手腳都扭傷了，有人把他丟進垃圾桶裏，我剛才請訓導主任送了他去醫院，也通知了他的家長。我想再問大家一次，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，剛才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仍然沒有人敢回答。

班主任沒有大發雷霆，她只是以一種很冷靜的語氣向我們說：「現在本班有一位同學受了傷去了醫院，你們要包庇那些傷害同學的人，我也沒有辦法。不過，我還是希望你們對自己的人格負責，把你知道的情況向學校坦白，好讓我知道稍後



如何向受傷同學的家長交代，也許，我還需要向警方交代的。」

一聽到「警方」二字，剛才有參與欺凌阿肥的人都心頭一震。然後，班主任說：「我現在返回教務處，你們順著學號次序，單獨來向我交代這件事。交代清楚之後，我會與學校領導一起決定如何處理犯事的同學。」

班主任這種態度，反而令同學們更緊張，當她走了之後，大家都在交頭接耳，大概都在商量稍後跟班主任交代甚麼吧，而那些把阿肥丟進垃圾桶的人，則在盤算着該不該認罪，該不該把所有參與此事的人都供出來。

如果你是我們班上的同學，面對這麼一件事，你會選擇沉默，還是選擇告密？

其實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個下午班主任跟我們逐一見面，有些人坦白承認了錯誤，有些人把事發經過向老師和盤托出，有些人把責任推卸給其他同學，有些人分明在現場卻說自己甚麼都看不到，有些人竟然利用這個機會公報私仇陷害無辜者。

翌日，班主任向我們鄭重宣佈，早在她送阿肥入醫院之前，已經透過阿肥和操場上的校工掌握了所有犯事者的名字，她之所以要求全班同學向她交代事情，只為了看清楚我們面對問題時有多坦白，我們的一言一行，都反映了我們的人格。

這件事的結果是：出手傷人而不承認的同學，均被勸令退學；傷了人而坦白交代的同學，記大過一次，降操行一級。阿肥回來時，手腳都紮了紗布，很久沒有展露笑臉。經過這一次，我們這一班再沒有人夠膽用暴力對待同學了。

許多年之後，我們都無法忘記那個下午自己的告密內容，這件事讓我們知道坦白不一定是壞事，在發生問題的時候，我們都有可能成為被調查者，或者是告密者，這時候，至少你還有機會把自己了解的情況說出來，至少你可以透過告密的行為，向自己，也向群體盡點責任。

一旦你以為自己可以隱瞞所有事情時，你很容易就會讓自己犯下更大的錯誤。

至於阿肥長大後名成利就，還不時關照昔日的同班同學，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

原刊於《誠意集》(2012年廉政公署出版)